

情感天地 自然风光

# 在心里种一棵树

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，我每长一岁，父亲就会为我种一棵树。父亲说，树会伴着我成长，希望我长大后，像树一样挺立，不畏风雨，能够有出息。

十八岁那年，我家的屋后有了一片树林，共有十八颗树。我考上了大学，要离开我的家乡到异地求学。那时家里很穷，没有钱给我交学费，父亲最后狠了狠心，伐了其中十棵树，凑够了我的学费。父亲告诉我，我现在长大了，以后不再会为我种树了，希望我能够自己种树，还剩下八棵树，留给我结婚用，盖房成家的时候，选一两棵好树做梁做柱。

我怀揣着大学通知书，临走时，在屋后的树林呆了整整一个上午，我抚摸着伴着我成长的树，因为这些树就是我的根，虽然我离开了家乡，但我是无法移动故乡，我的根一辈子都深扎这里，这些树一直种在我心里，会不断地成长。

到了城里后，我发现，没有人种树，他们也没地方种树，也不需要种树，他们为了城市的美观，还会不断地伐树。城里的树没有乡下的树长得茁壮，城里的树布满了灰尘，叶片也很暗淡，乡下的树长得又粗又大，非常精神。

城里的花园，全是人工合成的，有树，也是装饰用的，不是从小栽种的，经过风雨长大的。他们读不懂树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树，他们的树是买来的，不是亲手种下的，他们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树。

去城里找人，人家会告诉你，坐几路车，到哪站下，或者直接打的，下车后就可以找到了。去乡下找人，只要开口问，就有人回答：村西头最大的一棵银杏树旁边的那家就是，屋后还有一片松树林，最后还补上一句：院里还有三颗樱桃树。

在乡下，树是生活主题，家家都有树，家家都种树，树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树是有生命的，它和人一样，深扎土地，根植故乡，靠着努力、坚韧茁壮成长。树是整个生命历程的象征，在乡下，有了树，便会有人气，有了树，家族就会兴旺，就会得福气。树是一种财富，也是家族的底气，更是乡下的精神。

人的一生，多多少少要种棵棵树给自己的，伴随着我们成长。树就是我们的影子，城里人，没有种树的位置，应该在心里种一棵树，一棵完全属于自己的树，茂盛的枝干，碧绿碧绿的叶子，透露着大自然的气息。

在心里种一棵树，不管枝叶多少，只要有一棵树，我们就有了一个所属的位置，在需要时，它就能为我们的内心遮蔽风雨。在心里种一棵树，就有了向上成长的欲望，就有了挺直的姿态，无论你身在何地，无论你境遇怎样，无论身份高低，你都应该努力，像树一样坚强，像树一样挺拔地活着。

在心里种一棵树，我们便有了一片绿洲，有了一个可以栖息的地方，它可以为我们遮阳蔽日，在我们累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有所依靠，在心里种一棵树吧，那样我们便可以拥有一个绿意盎然的世界。

(张宏宇)

## 幸福驿站

# 野韭菜

三正月暖，经历了霜雪冰冻的漫长冬季，山坡上，山崖边，从草中，石缝间，在杂草枯叶的掩盖下，野韭菜一簇，右一丛，零零落落，连片成茵。青翠叶茎似乎是在不经意间悄然跃出，给人以蓦然一新的春天的感觉。野韭菜跟地里栽种的韭菜有着明显的区别，叶片呈鳞茎圆柱形，叶肉厚实，非常有光泽，捏上几根尝尝，满口清香。

中国第一本医学经典《黄帝内经》中把韭菜列为“五菜”之一，“五菜”即葵、藿、葱、薤、韭，是古人总结出的五种对人体有益的重要蔬菜。到了南北朝，人们对韭菜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，梁代的陶宏景在《名医别录》中说“韭，归心，安五脏，除胃中热，利病人，可久食。”而野韭菜，没有污染，深得山水之精气，不仅味美，更极具药用价值，散瘀止咳，外敷患处，效果立显。在山里，调皮的男孩满山遍野疯跑，磕磕碰碰是常见的，也不去看医生，找到一丛野韭菜，嚼碎，敷在伤处，依旧这山那沟地撒欢。

野韭菜不仅保健养生，而且是野味珍品。吃韭菜，首推韭菜饺子，相信不少人也都吃过，但野韭菜饺子，就可遇不可求了。市场上不多，即使有卖，因收割的时间过长，无法保鲜，品质自然下降。只有到山里去，野韭菜是现采的，农家院里支起一口大铁锅，劈柴火把锅里的水烧沸，饺子不须太熟，稍稍夹生，捞出一咬一口，野韭菜的清香满口弥漫，沁入心脾。那一刻，眼前哪怕有一桌高档的燕窝鱼翅，也不会动心。

用野韭菜煮汤，是一年四季里最好的家常汤，汤面上漂着的野韭菜段，色泽碧绿如翡翠，仅是看，就有一种舒心的感觉，颇为清爽开胃。城里有一家羊肉汤馆，生意格外好，就因为碗里放的是野韭菜，喝起来，清香爽脆，别具一格。

把野韭菜花磨碎成酱状，除了是涮羊肉必不可少的高档精美调料外，还是东北特色菜“余白肉”的必备佐料。用五花肉片、酸菜、粉丝加骨头汤大炖一锅，佐以一碟野韭菜花，或炒虾酱，或豆腐脑，或豆豉辣酱，或芝麻酱，是冬天里东北人最具特色的时鲜菜肴了。

(李晓琦)

# 桃花开处皆春色

一提到春天，就会想起柔美的桃花。桃树树态优美，枝干扶疏，桃花花朵丰腴，色彩艳丽，春天来了，又到桃花开。

春风拂过，流淌的桃花，像粉色的瀑布伴着春色流动起来。波浪般的“桃红色”，像极了一幅水墨画涂抹着春天。突然的春雨，驱走了春天里干燥的风儿，空气里有春天特有的甜味，那是属于花的甜美。吮吸着春雨后弥漫着清新的气息，桃花花团锦簇，暖阳和煦，这时春风掠过树梢，有桃花飘落，这该是极美的一幅画面。

桃花开处嫣然成了一片延绵不断的粉色海洋，花海流淌下来，磅礴之势如流动的音符，犹如流淌的桃花曲，一曲激荡在人的心海，催生出一缕缕情愫。

桃花开处是春色，那粉粉的、柔美的花海，像醇美的葡萄酒，桃色诱人，令人心醉。



# 艺苑

## 岁月如歌

# 老物件情结

因旧村改造，老宅面临拆除，日前，我与弟妹到曾经跟已故父母共同生活过的老屋里清点家什。当弟妹把一些老物件丢出去时，我硬是把四样东西留住了，因为它们承载了我太多的记忆。

**一盏油灯**

这盏布满灰尘、父亲手制的煤油灯，曾伴随我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。

那时，我在初中读书，晚自习教室里挂的是两盏充气很足的煤气灯，而周六回家晚上写作业，与家人合用的那盏昏暗的煤油灯，实在感到费神和不适。父亲察觉到此，捡来一个小铁盒，变着法儿地做成了一盏简易的煤油灯。那晚，父亲当着家人隆重宣布：“这盏灯是专门给守龙做作业的。”以后，这盏灯始终伴随着我，且这盏灯的油始终是满的。

1968年7月，我高中毕业成了回乡知青。头几天，我心情低沉到了极点。12年寒窗转头空，似乎什么前途理想都没有了，白天在生产队勉强应付，晚饭后便蒙头大睡。

一天晚上，父亲把我叫醒，点燃他亲自做的这盏灯，又拿来煤油把灯瓶填满。“你看，油倒满了，灯花是不是开得更大。”我边说“是呀”，边想，这么简单的问题，父亲为啥还要问。接着，父亲郑重其事地说：“你今年20岁了，十八九岁松树都要连根拔，就像这盏加满油的灯，是生命最旺盛的时候，国家形势你左右不了，但你可以左右自己的思想，左右自己的行动。”顿了顿，指着油灯接着说：“做人就要像灯一样，只要灯油不干，火花就不会熄灭。”听了父亲这番蕴含哲理的话如醍醐灌顶，我很快从迷茫中走出来，振作精神一心投入到劳动、工作和学习中。而后，因表现出色被推荐担任民办教师，又很快入党。再后来，被破格转为公办教师，被破格晋升为小学高级教师，连年获得教学写稿双丰收。即使退休整10年，我也不让平生一日闲。

见物如见人。我似乎又看到了父亲在煤油灯下为我上的这“必要的一课”，也许没有这一课，就没有今天的我，所以这盏煤油灯绝非仅仅是照明工具，它永远是我心中的一盏指路明灯。

**一把木梭**

看到这把熟悉的两头尖尖、中间鼓起的水

美丽可人的桃花，白里透着红，红里泛着粉，含情脉脉。桃花之美，在其矜持而含蓄，顺时傲枝头，微风轻扫，花落浪漫纷纷。

春光明媚，桃花盛开。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”那朵朵桃花，就像纯情的少女，羞红的面容饱满润泽。桃花盛开的时候，红红火火，烂漫而艳丽。一朵接着一朵，一团接着一团，柔柔的花朵间，蜜蜂盘旋，彩蝶飞舞，一片芳香沁人心脾，令人陶醉。舒展的花瓣附满了小小的水珠，在阳光下滚动着一个多彩的春天。桃花将这春天染成一片丹青，泼墨的桃花染红了春色的娇艳，远远望去，似一片片的云霞，粉嫩鲜活，把春色点燃了。

古往今来，写桃花的诗词很多，唐朝崔护的《题都城南庄》中有诗句：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



# 艺苑

## 家园

# 老物件情结

校（又称梭子），仿佛又听到了“唧唧复唧唧”单调却又微妙的机杼声。

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，我国连遭3年自然灾害，父亲响应国家精简城市人口号召，举家从杭州城市下放到农村。回老家的第一件事：在自留地上种上一批棉花。收获以后，不谙农事的母亲，硬是赶鸭子上架般地学起纺纱和织布。母亲生性勤快聪明，加上虚心好学，很快就上手了。一段时间后，许多人为难的织布活，我母亲则越织越熟练，越织越快。

于是，家里这样的画面天天有：母亲端坐在小半个人高的布机横板上，两脚交替上下踏动木盘，一手投梭，一手扳动经停板，四肢交互有序，左右投送的木梭如春燕掠地交递如飞……

细看母亲织布时的动作，就像是在变一台魔术，手脚配合之协调、递梭速度之快，令我咋舌。其情景就像一首古诗中说的“纤纤擢素手，札札弄机杼”一样妙不可言。但看似容易做时难。有一次，我上机一试，结果踩了左脚忘了右脚，想着左手忘了右手。母亲说，织布时，每只脚用力 and 用劲的时间，及左右手的配合都是有讲究的。接着，她手把手地教我，让我从中懂得了做任何事情都要寻找规律和窍门，这让我受益终身。

**一个石臼**

这个放在我家曾经是全院子人共用的石臼（俗称捣臼），如今虽面目全非，破损不堪，且笨重丑陋，但它同样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。

那时，幼小的我常常倚在母亲的脚蹠边，在昏黄的油灯下看着板上隐隐约约的影子，听着那从石臼里迸出的有节奏和韵律的咚咚声，简直是在欣赏一首悦耳的歌曲。

山村终于通了电，紧接着也有了自己的粮食加工厂，但母亲为供我弟妹读书，连一担谷仅需两角钱的加工费都舍不得花。一到晚上，母亲抖落了白天劳碌的风尘，依然端坐在石臼边，佝偻着日渐瘦衰的身子，沉重地举起捣臼，去春那永远春不完的米。不知多少回在梦中，我被那如泣如诉的捣臼声惊醒，我恨自己不能快快长大，不能助母亲一臂之力。

还有一幅画面，记忆也特别深刻。

每年的腊月二十五小年夜，户户都要做手工年糕。不管哪家做年糕，邻居们都会主动前去帮衬。一旦把蒸熟的饭团倒进石臼里，大家

依旧笑春风。”此诗虽然有惋惜和怅惘的情感，却留给了我们思念和想象的空间，留下了韵味无穷的回味。“桃花流水窅然去，别有天地非人间。”李白的桃花更是一绝，花瓣落到水里，随着水流飘然而去，这别有洞天的地方似乎不是人间，是仙境。此时此景，桃花想必是一个经典。

桃花开处是春天，桃花热烈而奔放，毫不遮掩避讳，她自然坦荡地展示自己的美丽，她用无限的热忱拥抱阳光，她用满腔激情迎接春天。桃花充满着旺盛的活力，将有限的生命色彩燃烧得轰轰烈烈，给人间带来了一片绚烂的美丽。桃花把美丽献给了春天，她是春天的使者。“一任桃花开，引来百花妒。”桃花用生命点燃太阳，用激情唤醒了冬眠的大地，揭开了春天的面纱。

(周广玲)



# 艺苑

## 穿越

# 心无旁鹜

穿越时空，“取经”路上，猪八戒玩起了手机。

拍客：穆平

孩子们心无旁鹜地织着布，编织着专属于自己的一个梦。

拍客：王慧

小狗狗在路上看到这个场景，赶紧过去给“小兔”搭把手。

拍客：苗青

这是一只略带蓬尘已失去光泽，但却完好无损的瓷碗，碗外底部带有漆迹。说起这个漆迹，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来历。

我的老家处在一个有8户人家的大门堂里，我家房子朝南。那时，老家流行着一句俗话，叫“邻居碗对碗，亲眷担对担”。

一个星期天，我家斜对面的邻居守朝阿婆，照例又端着一碗东西来到我家。我定睛一看，是一小段露出碗口的、呈长条形的火腿。在那缺吃少穿的年代，看到香气扑鼻、色泽红润的火腿肉，哪个人不会垂涎欲滴呢？

我母亲见状，赶忙婉言谢绝。守朝阿婆则说：“是外甥送来的，我切段给你们，守龙这么瘦，他读书辛苦，烧烧给他吃。”又说“平时你们对我这么好，常常端来给我吃，这是我一点心意，不要推了。”好说歹说，我母亲最后还是拿出那只瓷碗，倒下了这块火腿。

后来，我始终没有吃上守朝阿婆送的火腿肉。再后来，通过询问邻居才知道这块火腿的“去向”。

原来，这只装着火腿的瓷碗一直没有动，是不肯给我吃，而是认为这份心意太重了，不能自家独享。所以，母亲把这块火腿端给了朝西门堂年迈体弱的三阿公。而三阿公也舍不得吃，他又把这块火腿转送给了隔壁长期患病的大侄儿厉桂松。

为了记住这段佳话，我多了一个心眼：特地在该碗的外底部沾上一点油漆。我把这个用意告诉母亲后，她便一直把这个瓷碗珍藏到橱柜的最隐蔽处，再也没有拿出来使用。

留住这些老物件，不仅因为个中有自己成长的经历，更有着说不尽的亲情、乡情。而这种难以割舍的情结，不离家多遛，时间多久，它都不会褪色，就如陈年老酒，回味无穷，绵延悠长，余音绕梁。

(厉守龙)

图片内容：1、积极向上；2、吸引读者；3、标新立异，不得抄袭；4、附上图片题目、说明、拍摄地点、时间等信息；5、注明拍客的姓名，联系方式及通讯地址等详细信息。

投稿方式：1、发送邮件到 hjyts@qq.com 2、加 QQ1084748346 发送离线文件。我们每期将挑选3-5幅作品刊登，采用的作品将发放一定稿酬，以资鼓励。